

广东围棋新锐傅彧：

棋路漫漫， 不下让自己后悔的棋

独家 专访



傅彧

4战晚报杯， 他终于“走向世界”

创办于1988年的晚报杯，是国内规模最大、规格最高的业余围棋赛事，被誉为“中国围棋半壁江山”，古力、时越等世界冠军皆从这里走出，能在这项赛事中脱颖而出，是对业余棋手实力的最高认可。这是傅彧第4次征战晚报杯。本届赛事，他交出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晚报杯答卷——13轮激战10胜3负，斩获季军。由于前两名均为前职业棋手，根据规则，傅彧获得了代表中国出战下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资格。

谈及本届晚报杯的征程，傅彧印象最深的便是与冠军陈扬的对决。那是第12轮的榜首之争，彼时两人分列积分榜前两位。“这盘棋从头到尾我都没什么机会，不管是技术还是心态，陈扬老师都有太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”复盘时的傅彧格外谦逊。

就像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昊所说，晚报杯的竞争强度不输职业比赛。傅彧直言，业余赛场藏龙卧虎，“拿到季军

不是终点，接下来要针对性打磨中盘控盘和收官短板，力争在世界业余锦标赛上展现中国业余棋手的实力”。

4战晚报杯，刚走出大学的傅彧，终于要“走向世界”。去年11月，傅彧在韩国国务总理杯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公开组七战全胜夺冠，但明年的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才是真正的“业余围棋王冠上的明珠”。傅彧说，自己现在还来不及想目标，“先补齐技术的短板，把实力再提升一个台阶。”

力克王星昊， 他称是心态制胜

傅彧在晚报杯的表现，其实并没有令外界感到太多惊讶。过去这一年，他成为业余围棋界战绩最耀眼的棋手之一。去年5月的黄河杯，他以11连胜的全胜战绩强势夺冠；十五运会群众赛事围棋项目，他更是爆出大冷，不但两度击败职业棋手，其中更包括力克当时中国围棋等级分第一人、职业世界冠军王星昊九段，帮助广东队斩获分量最重的全民团体组冠军。这一战，打破了大众

对“业余不如职业”的固有认知。

说起黄河杯的夺冠之旅，傅彧笑着说，得感谢自己“把论文及时赶完了”：“当时我刚写完论文，赛前一个月基本没怎么训练，报名后还挺后悔，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，不训练想进前20名都难。但同样是因为赶完了论文，心态比较放松，虽然刚开始几盘有点波折，后面状态很快就起来了。”

对于十五运会与王星昊的焦点对决，傅彧至今记忆犹新。“客观来说，我俩的差距很大，他让我一个贴目都绰绰有余。赛前，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我，包括我自己。”对局中，他避开对方擅长的激烈对杀，以稳健的布局掌控节奏，中盘阶段精准抓住对方的细微失误，一步步扩大优势。傅彧每一步都精准拿捏目数，最终在紧张得令人屏息的官子大战后，以1/4子的最微弱优势锁定胜局。“业余棋手对阵职业棋手，心态比棋力更重要，我们没有成绩压力，反而能放下包袱，专注每一步棋的取舍。”傅彧说。

十五运会的夺冠与爆冷，让傅彧被更多人熟知，但他始终保持着对围棋的初心。“从来没想过靠击败职业棋手来证明自己，下棋的初衷就是热爱，这份荣誉

只是附加馈赠。”傅彧说，“坐在棋盘前，不管业余还是职业，大家都是纯粹的棋手，唯一目标就是下好每一盘棋。”

AI加持， 他没忘记下棋初心

在傅彧看来，如今业余棋手与职业低段棋手的差距正在缩小：一方面是业余赛事增多，棋手对局量大幅提升，实战经验愈发丰富；另一方面是AI的普及，让业余棋手能接触到顶尖棋理，棋艺提升速度得以加快。

如今的围棋界，AI早已成为棋手们不可或缺的训练工具，从职业顶尖高手到业余爱好者，都在借助AI复盘、学习，傅彧也不例外。晚报杯每轮赛后，他都会用AI拆解棋局，寻找最优解。在他看来，AI对围棋的影响是颠覆性的，更是正向的，它打破了棋理的壁垒，让普通棋手也能触摸到围棋的天花板。

“AI就像一位全能老师，能给出最精准的落子建议，帮我们跳出固有学棋思维。”傅彧说，尽管如此，他不会刻意去记AI的变化。“围棋这项运动，不管对哪个水平的选手来说，都是一个探索的

过程。相同的棋型，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人下，最好的下法往往截然不同。这是围棋最吸引我的地方。AI只是工具，不能替代棋手思考，围棋的魅力在人棋合一的决策，临场心态、应变这些，AI都替代不了，不能被AI框住风格。”

近年来，有不少职业棋手“退役”转战业余赛场，本次晚报杯的冠亚军就都曾是职业棋手。对此，傅彧有冷静而理性的思考：“职业段位是棋手的终极梦想，但现在大家更务实了，退役不是放弃围棋，反而是对这份热爱的坚守。既能收获奖金，又能保持高频对局，‘以棋养棋’，这是双赢的选择。”但说到自己，傅彧毫不犹豫地表示：“能在业余比赛中向这些前职业棋手学习，是很好的机会。但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，未来想冲一冲职业。”

2019年第一届广东省围棋联赛，17岁的傅彧作为深圳队主将，以7战全胜的成绩帮助团队夺冠。去年黄河杯夺冠、晋升业余八段之后，他来到了业余围棋的顶端，接下来摆在他面前的是新的抉择：继续当业余棋手，还是尝试成为一名职业棋手。“十五运会之前，我本来想大学毕业后去教棋，但全运会的成绩给了我惊喜，现在会在杭州围棋学

校（国内唯一面向社会招生的全日制公办棋类学校）训练一段时间，大概率会冲一下今年的定段赛。我想看看自己跟职业棋手的差距在哪儿。”

与此同时，中国围棋协会也在积极打通职业和业余的比赛通道。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昊在晚报杯期间举行的围棋发展研讨会上表示，会通过赛事分级分类，设置一些不设职业/业余壁垒的赛事，也会为新入段职业棋手设置缓冲期，允许他们继续参加业余赛事。2025年举行的首届嘉兴周瀚予杯赛等多项赛事，就提供了职业和业余高手同台竞技的舞台。

傅彧的棋风，布局稳健，中盘主动。如今，来到自己围棋生涯的“中盘”，他再一次选择了主动出击，冲击职业段位。2018年8月，在全国中小学生的傅彧被柯洁九段选中，两人联手和其他世界冠军与中学生的组合对抗并获得了胜利。也许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他和柯洁会在职业赛事中重逢。这一次，不是联手，而是对手。

“棋路漫漫，一定要全力以赴，不下让自己后悔的棋。”傅彧说。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赵亮晨

君子喜气洋洋

□晴雪

那一年，大雪节气，换了把新紫砂壶。

壶身一面隶书落款：晴岚帆影，另一面是手工雕刻的山水意境图。壶把手和壶嘴都是如意纹饰，出水流畅。

初泡，是陈皮白茶。用山泉，味道果然更佳，回甘持久。

在空白书签上，用毛笔以大篆字体写下：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

南方晴朗天气居多，这里没有雪。

前一晚下雨时，在室内练瑜伽，听讲诸子百家的故事。讲到孔子和

一众弟子被困陈蔡之间，断粮七日。弟子议论纷纷，先是子路进来对老师说，我们会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，是我们不够仁义，不够诚信吗？

孔子说，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，有很多，不独我们。君子修道立德，不因穷困而改节。

接着，子贡进来说，夫子之道至大，但天下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，老师您能否降低一下标准和要求，稍微妥协一点呢？

孔子回答，君子行仁义之道，不需要全社会都能懂，都能容纳。你的志向还是要远大一点。

还是颜回最明白老师的心思，他

说，不容，然后见君子。意思是，正是不为诸侯所重用，才证明我们是真正的君子。

孔子对颜回的话给予大大的称赞。说有这样的弟子，可谓三生有幸。倘若你有很多财产，我愿做你的贴身管家。

处于最困难的境地，孔子仍弦歌不辍。在他的内心深处，希望弟子们坚定信念，共渡难关。

大概这样的时刻，是对一个人真正的考验——是否真的相信，真的坚持，同时，又能在低谷看到希望？

果然，第二天就是阳光普照，蓝天白云如诗如画。

坐在阳台上，在雕刻有红竹印纽的印石上，绘出古羊图案，在边款刻上《诗经·君子阳阳》中的诗句：君子阳阳，左执簧，右招我由房，其乐只且！君子陶陶，左执翬，右招我由敖，其乐只且！

看似困难的处境，也挡不住君子喜气洋洋，何况活着本身就是欢喜，无关乎外在的境遇。

沿着河岸散步。树是悠闲的，花是悠闲的，火焰树和橙红的火焰花依旧鲜亮，粉色的三角梅依旧纤巧，紫荆花依旧大美，香蕉树的果实饱满如初。

如此热烈，如此新鲜。



碛口古镇（纸本设色）

□陈水兴

“床前明月光”里的“床”

□唐炳佳

大家都喜欢古典诗词，但要说流传最广泛、可以说无人不知的，可能非李白的《静夜思》莫属。整首诗短短四句二十个字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深蕴游子对故乡无尽的情思。

大致是李白出蜀东游“散金三十万”之后，他在一个清秋之夜辗转难眠，忽对床前一片月光产生错觉，疑为“地上霜”。待抬头朝窗外望去，见天空挂着一轮皎月，才知道那是月之清辉。他低下头来，想到千里之外的故乡——照在故乡的不也是这轮明月吗？家中亲友现在怎么样了？真让人思念呵！于是诗便随口流出，并无什么斟酌推敲，即“不用意为之”，却语浅情深，委婉动人，成为千百年来传诵不衰、家喻户晓的绝唱。2015年“世界诗歌日”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挑选6首诗印

成纪念邮票，李白这首《静夜思》便成为唯一入选的华文诗。

近日有一篇网文，洋洋二万余言，大谈李白是在“井栏”而非“床前”看到明月光的。有人认为这是多年前“马扎”说的翻版——二十几年前，有人在一档电视节目上抛出此“马扎”论，认为古人说的“床”并不是指睡觉的床，而是指“胡床”“马扎”之类；且古人卧房深而幽，难有月光照进来。还进一步发挥想象，说诗中的“明月光”是诗人在庭院中坐在马扎上看到的。此论一出，引起不小响动。若干年后，又有一知名学者在一册唐诗鉴赏大著里，亦作“何处明月光”谈。他虽并不完全认同“马扎”论，但也觉得月光照不到床前，这应是诗人伫立床前，透过窗棂看到洒在庭院中的月辉而成诗的了。

不管坐马扎还是倚井栏，所看到的都是满天满地的月色溶溶，怎么还

会疑作地上霜？还有什么诗意可言？只就古代房舍能否入月，拟录几段古诗供参考：汉魏时曹丕的《燕歌行》中有“贱妾茕茕守空房，忧来思君不敢忘……明月皎皎照我床，星汉西流夜未央……”直言明月照在空房的床上；南北朝民歌《子夜四时歌·秋歌》中有“秋风入窗里，罗帐起飘飏。仰头看明月，寄情千里光。”亦言在闺房里能透过窗户看明月；再看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：“明月何皎皎，照我罗床帏。忧愁不能寐，揽衣起徘徊。客行虽云乐，不如早旋归。”也书及明月照到罗床帏。须知，这都是在李白之前的古诗，还能说古代的窗户照不进月光吗？

所以，读古诗当在其创作氛围和艺术境界着眼，“捕捉诗心，传神刹那”，并非钻得愈深愈好；有时钻过了头，反把一首韵味无穷的好诗弄得不伦不类，让人啼笑皆非。

“有书则灵”

□周实

1995年，《书屋》创刊，转瞬三十年过去了。

记得最初刊名叫《书迷》，报上去后，有人说：“读书成迷不太好吧！”于是，再报，改成《书屋》。编辑部编制四个人，编印发一条龙。每年印数都有增长，六年就增至三万多。

读书成了迷，就会变成书呆子？呆子当然不好，像范进中举那样，那就更加不好了。所以，读书不能成迷。但在我看来，一个人读书要入迷，并非容易事，并非你想入迷就能入迷的。很多人想读书也没办法读进去，有的人读了好多遍连一句话都看不明白，成迷就更难了。他们能够自辩的，只有这么一句

话：刘项原来不读书！刘项确实不读书，但能成为刘项的，古往今来这世上，你说又有几个人？

说这些当然不是认为《书屋》刊名不好。《书屋》，意思是“读书人的心灵家园”，是“思索者的精神领地”，这是我们标在《书屋》扉页上的两句话。《书屋》的封底印有永远的八个字：“屋不在大，有书则灵。”这话大家都知道是演化于《陋室铭》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……”意在鼓励大家读书。这心自然也是好的，态度也是积极的、进取的。不过，有了书，是否就灵了，也难说。